



闲话

欧美大学里的残疾人

□ 石毓智

观察一个国家的教育理念,其中一个理想窗口就是看学校如何对待残疾人。这里所说的“残疾人”,不是指那些腿脚不方便但可以自己行走者,而主要是指那些只有借助轮椅等工具才能行动者,或者完全失去视力的盲人等。

国人大都知道剑桥大学数学物理教授霍金。霍金是剑桥大学的“牛顿讲座教授”,被誉为活着的爱因斯坦,他的学术人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剑桥大学的教育理念。

霍金20岁刚出头就患上了运动神经病,四肢肌肉萎缩,无法写作。30多岁时因患肺炎而接受手术后,又失去了说话能力。他行走靠轮椅,写作靠高科技语音合成,用自己的大脑掌控仪器写作。

我们先不要问中国大学有没有霍金这种科学家,而要想一想中国大学有没有给霍金这样的人提供工作条件?此外,即使我们有聪明如霍金者,我们能够让他在校里担任要职吗?

1992年,我刚到美国时,去加州大学看望一位朋友,遇到一位盲人博士生,为了完成博士学业,这位盲人不仅要听课,还要用特殊的电子设备做作业,写博士论文。当

时我非常震惊,一个盲人怎么还能够读博士学位?后来听我那位朋友说,这位盲人同学不仅顺利拿到了博士学位,还在休斯敦的莱斯大学找到了工作。

无独有偶。2010年我在斯坦福访学期间,在校园里经常看见一位失明大学生,他靠导盲犬引导,从这个教室到那个教室上课。一个失明的学生能独立在斯坦福读书,这不是奇迹是什么?

在美国大学的校园里,坐轮椅的学生随处可见。世界一流大学的建筑设计可以做到凡是正常的人能够到的地方,一个人坐着轮椅也可以到。需要坐轮椅者有两种人,一种是终身残疾者,一种是因为事故而摔伤了腿脚者,后一种情况更多,因为生活中谁也免不了磕磕碰碰。俗话说“伤筋动骨一百天”,一百天就是大学一个学期。如果学校的建设没有考虑到这类人的需求,一旦一个学生摔伤了腿脚,耽误的不仅仅是一个学期,可能得推迟一年才能毕业。

西方人对待残疾人的态度,反映出他们珍惜智慧的价值观。推动科学技术发展的是智慧,而这种智慧不一定都存在于体魄健全者的身上。

相比之下,中国的残疾人很多都是早就失去了教育机会。就拿我们同村伙伴来说吧,跟我年龄上下相差两三岁的男孩子有20个左右,其中就有两个是因为小儿麻痹症而下肢瘫痪的。他们小学、初中的成绩都不错,但是到了高中,就无法继续学业了,因为要到三里之外的乡镇去读书。家里没有给他们解决交通的能力,学校也没有提供必须的生活条件。他们也都自知之明,早早放弃了走读大学这条路,死了读书这条路。

我2010年在斯坦福访学时,遇到这么一幕感人的情形,哈佛的华裔数学家丘成桐来讲学,地点是在学校的一个很大的阶梯教室里。在讲座开始前的几分钟,一位90多岁的老太太被人用轮椅推着进来,轮椅停在第一排的前面。这位老太太很虚弱了,讲座过程中始终坐在轮椅上,头甚至都无法直起来。且不说这位老太太的精神多么可贵,她为何能靠坐轮椅来到报告厅这件事就值得我们思考。要知道每个人都有老的时候,但是社会不能因此就剥夺老年人的求知权利。这个现象看似很小,折射出来的教育理念则是重大的。

偶尔想起你

□ 姚瑶



纯属瑶言

看电影《一天》,女主角暗恋男主角多年,却只能以红颜知己的身份伴其左右,经历了许多事,她身边已有他人,当他终于向她告白时,她却说:“我一直爱着你,可是,我已经不喜欢你了。”

初看这个句子,觉得十分不解,在常人的理解里,爱是喜欢的进阶,如何心存爱却不再喜欢,正揣摩着,不由地想起了另一个桥段。

那是《笑傲江湖》,令狐冲得知任盈盈为救他被困少室山后,率江湖群雄围攻少林寺。

“突然之间,四下里万籁无声。少林寺内寺外聚集豪士数千之众,竟不约而同的谁都没有出声,似乎只听到雪花落在树叶和丛草之上,发出轻柔异常的声音。令狐冲心中突然一柔,想起了岳灵珊:‘不知小师妹这时候在干什么?’”

彼时他正率众去救他未来的妻子,战事一触即发,一场厮杀就在眼前,可没人知道他心里存着的竟是这样一点柔情。

小时候看《笑傲江湖》,觉得令狐冲最是洒脱不羁,即使经历小师妹与他人相恋成亲的虐心桥段,他都平静接受,报以微笑祝福。长大了才知道,正是这一点无力的惦念,才是最为苦情的地方,如有牛毛细针刺入心中,隐隐小痛,却移不走,抚不平。

战场上窸窣窸窣的轻柔雪声,深夜街道昏黄的光晕,那人走后,日子依然是状若无事的一天天过,只是忽尔的怔忡,只有自己知道是为了什么。

情网,说到底不过就是这样这样一个缠在心头,时时泛起的念头。即使已经不在你身边,也知道彼此不会再有交集,心中却始终留下了一片柔软。很多时候正是这种莫名涌起的柔软,在告诉我们过去的人生并非白纸一张,也鞭策着我们要成为更好的人。

《唐诗素描》被荐为意境描绘示范读本

本报讯(通讯员 董伊馨)由湖南文艺出版社重点打造的经典畅销书《唐诗素描·典藏版》近日正式在各地新华书店和当当、亚马逊、京东等网店上架,这部诗文与国画相结合的唯美读本,给读者带来了一股清雅宁静的阅读体验。

《唐诗素描》系列作品为湖南作家曾冬创作,它以原诗为载体,运用丰富的联想和富有表现力的语言营造优美的意境,以散文的形式再现唐诗的意境和形象。这种全新的创作形式,受到学生、家长和语文老师的喜爱,其中已有30多篇(次)被多个省市的《语文》教材选用,中国教育学会“文化作文与文化教学研究”课题组更是将《唐诗素描》列为意境描绘的示范读本。

据悉,秉承了《唐诗素描》唯美风格的《宋词素描·典藏版》也同时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。

《崑山,我的大哥》入选央视音乐会全国海选

本报讯(通讯员 杨坚)5月7日,从北京传来喜讯,新宁籍作曲爱好者陈知新原创歌曲《崑山,我的大哥》入围央视《音乐之家》“第三届《2015新春原创音乐会》全国海选作品”。

陈知新出生于新宁县万塘乡蒋家铺村,自小酷爱歌曲创作,1984年他创作的《春雨》、《扶夷江畔崑山美》评为全县“五讲四美”歌曲大赛优秀作品奖;1985年创作的《老师的爱》、《我爱母亲的歌》等作品获邵阳市歌曲大赛优秀作品奖。

这首咏叹是赞美“中国丹霞之魂”崑山的湖南新民歌,采用叙议结合,状景抒怀的艺术表现手法。歌曲语言质朴亲切、细腻深情;旋律撷取了湖南传统民歌的精华,又闪烁着现代流行的炫彩。尤其是歌首的一声雄浑强悍、余音回荡的“喊山”,如同“草原呼麦”和“峡江船号”般震撼人心。

首部少儿音乐剧 演绎毛泽东童年故事

本报讯(记者 杨元崇 通讯员 龚德生)5月10日,首部演绎毛泽东童年故事的少儿音乐情景剧《润之梦》项目启动暨演员招募仪式在湖南省歌舞剧院实验剧场举行。活动吸引了长沙30多名少年参加首场海选。5月底,该剧演员选拔完之后将进入正式排练,预计今年10月首演。

《润之梦》编剧项目总监陶冶平介绍,剧情将讲述毛泽东少年时期(13岁—16岁)的梦想故事,希望借助该剧能引发同龄少年的思考,从而起到激发、鼓舞当今少年奋发图强的作用。

这部音乐剧将以湘江、岳麓山、橘子洲、韶山冲、湘乡东山学堂为主场景设计舞美,以方言、民歌、民谣为元素设计舞台语言和歌舞音乐,力图充分展现浓郁的湖南特色文化。

湘西会战将搬上银屏

本报讯(记者 杨元崇)大型抗战电视连续剧《最后一战》将于5月18日在怀化芷江开机。这是继七年前,反映湘西人民英勇抗日的电视连续剧《血色湘西》之后的又一部力作。

《最后一战》将重现1945年2月至6月发生在湖南西部地区并在抗日战争中留下浓重一笔的湘西会战,讲述抗日战争时期,在湖南境内的中美联合航空大队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南下支队、雪峰山大队以及湖南西部各少数民族武装,团结一致抗击日寇的壮举。

导演林峰表示剧情将按照历史记载,以写实的效果进行拍摄,“一切都以尊重历史为第一,不会有太多改编成分”。

四省学者解读名山文化

本报讯(记者 彭静 通讯员 喻乐)“北建故宫,南修武当;北少林南武当……”武当山的文化高度远远超过自然高度。”近日,由湘、鄂、皖、赣四省公共图书馆联盟主办、湖南图书馆承办的“高山仰止——湘鄂赣皖名山文化解读”巡回讲座在湖南图书馆盛大开幕。著名学者刘玉堂、陈政、潘小平和蒋振华与读者分享了武当山、庐山、九华山、衡山的历史文化内涵。

本次巡讲利用网络在线直播的形式,覆盖了全省118所公共图书馆,讲座受众达到数万人。随后,四位学者还将先后前往湖北省图书馆、江西省图书馆、安徽省图书馆巡讲。

分析

被优雅所伤

□ 流沙

有个9岁的孩子,钢琴考级通过了6级。但是,他的父亲作了一个决定,不再让他继续学琴,并卖掉了钢琴。

这缘于一起微不足道的事件。孩子父亲所在的公司搞联欢活动,孩子被邀请参加表演。孩子为了能表现好一点,提前一周练习难度较大的《月光奏鸣曲》。

联欢活动节目丰富多彩,有相声、对唱,还有游戏。轮到孩子上场时,已快到用餐的时间。孩子来到钢琴前,如水一样的旋律在大厅里流淌开来。

但是,大厅里到处是走动的人,有的在打电话,有的在笑谈……主持人也正站在台侧谈兴正浓。

孩子显然注意到了这一切,他戛然而止,目光找寻着父亲。父亲示意

孩子继续。孩子加大演奏力度,音乐再次响起。但是,除了孩子的父亲,没有人在真正欣赏孩子的演奏。

演奏结束,孩子向台下深深鞠了一躬,但孩子没有听到掌声。

孩子哭着走下舞台,来到父亲面前,委屈地问:“爸爸,是不是我弹得不好?”

父亲说:“不,孩子,你弹得很好。”

孩子问:“那为什么我得不到掌声?”

父亲无言以对。

不久,父亲作出上述的决定。父亲说,在一个缺乏文明和教养的环境里,孩子的钢琴弹得再好,也不会有很多的欣赏者,我不想让孩子以后被自己的优雅所伤。

趣味

古代也有追星族

□ 魏然

人们常称迷恋偶像的人为追星族,但其实,追星族的闪亮登场可追溯到唐朝。

一个名叫魏万的年轻人为了目睹诗仙李白的风采,锲而不舍地追踪偶像的踪迹。历时半年,跋涉三千里,终于在扬州风尘仆仆地追上了李白。

杜甫也有追星族,其中包括重量级诗人张籍。他将杜甫的诗集焚烧成灰烬,加入膏蜜,每顿必饮,并且发下誓言:“喝下他的诗啊,让我的肝肠从此改换!”

但以上都比不上白居易的追星族疯狂。荆州有一名叫葛清的街卒,狂热迷恋白居易的诗歌,“自颈以下遍刺白居易舍人诗,凡三十余处”,连后背也刻上了白居易的诗句,且配了图画,图文并茂。如此体无完肤的疯狂,被人称为“白舍人行诗图”。

不过,当时白居易的诗歌确实受到大家的喜爱,但他自己并不认为自己是“天下第一”,说起来,他是李商隐的“粉丝”。《唐才子传》记载,白居易晚年退休在家,很喜欢李商隐的诗文,他常说:“我死之后,来世能做李商隐的儿子就知足了!”白居易仙逝后不过几年,李商隐果然得了一个儿子,他也不客气,干脆把这个儿子取名叫“白老”。

若说白居易是唐人心目中的文学偶像,那么苏东坡无疑是宋朝的著名品牌。话说苏东坡在杭州任职时,一天与朋友在西湖喝酒。有一位年过三十的女子追慕他,竟置公婆的责怪于不顾,只身乘彩船来访,为其弹奏一曲。

多年后,年迈的苏东坡离开海南。面对运河两边成千上万个慕名跟随观看的人,他只好笑道:“这许多人可不要看杀了我”